

☾☾ 岁月留痕

跟着风，跟着几千年的风，翻越1000座山，跨过99条河，他从熙熙攘攘的城市回到僻静的小山村。一首陶笛轻音乐《故乡的原风景》，单曲循环，飘在柔嫩的春风里。

一下车，他总爱往某些山头或某个方向多看两眼。他的祖辈，还有父母，永远地安息在这方土地的草根之下。他记得父亲生前说过的话，世间万物，皆在草下。

父母的坟头在老屋后山的半山腰。十多年的山风，吹来吹去，属于父母的短松冈高大了许多。植被蓬勃茂盛，灌木丛生，芦葦齐了腰深，乔木皆已长大，松树挺拔，尽显风姿。风一动，满山遍野的树木花草，顺着风、追着风、和着风，总得热闹好一阵子。通往坟头的山路，得到在家务农弟弟一年四季不停地修剪、养护，走起来了无牵挂。山路两边，杜鹃花开得正艳。偶有鸟儿飞过。坟头窝在山谷里，风到这儿拐了弯，营造出了安稳肃静的避风港，是很好的灵魂安息之所。拨去坟头上的几茎枯草，一番祭拜诉说之后，弟弟带着后辈们下山了。他总喜欢在父母坟前的平台上静静地站立一会儿。一年到头，难得有如此肃穆、空灵、淡定、安宁、清醒的时刻。他要跟父母说说心里话。

话别，转身。俯瞰，远眺。小小村庄成带状依偎在山脚下，新建的楼房与旧宅院杂居在一起。几垄田畴呈S形延伸而去，田间地头有了众多忙碌劳作的身影，春耕备耕正当其时。大江南北，正是育苗下根、万物生长时节。漠漠水田

金鳌洲

春雨惊春清谷天

■张港继

浸泡在耕耘之后的春水和阳光里，燕雀穿梭翻飞，春江水流，纵横沟渠的流水激荡出哗啦啦的春韵。七八里开外，有条河，婀娜多姿，绿向天涯，是遂川江。家乡这一段叫泉江。泉江源头在湖南，自龙潭垅出谷，流经罗霄山脉“江南一脊”、遂川高坪夏“千年鸟道”、碧洲桂江十八湾，汇纳百千溪流，一路奔袭176公里艰难曲折流程，在万安县邓林、西源转向北流经嵩阳至罗塘下村从左岸汇入赣江。

祖父母的坟在另外一个方向。父亲青少年的时候祖父祖母就相继去世。父亲家里包括母亲娘家上一辈乃至上上一辈，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。祖辈们像山上的风，山上吹一阵子，村子里吹一阵子，田里吹一阵子，最终，又吹上了一个个小山头。祖父母的坟墓在一个低洼地带，平对着一垄长长的稻田，又处于一个拐弯口，每年清明节的时候，风常常卷起衣衫。

从祖父母的坟地回家，要经过村头那眼熟悉的山塘。村里有十几眼这样的山塘，分布在山脚下，或一长垄田畴的中腰，水面都不大，五六亩、八九亩的样子。山塘，村里人不叫一口，叫一眼，足见其小。山塘如村里人，都是劳碌命，一年到头，蓄水、灌溉，养鱼，生长，生生不息。

每年大概只有20天不到的时间，是山塘休养生息的日子。农历年前，山塘完成一年的光荣使命，被放干了水，大的鱼进了县城的菜市场交易，小鱼小虾成了一村人当天共享的美味佳肴。记得大年初一，村子里里外外喜庆喧闹，唯有山塘

素面朝天，一幅轻松休闲模样。从山上刮下来的风停留在塘泥上，打着旋，唱着古老的歌谣。从淤泥里钻出来的河蚌，顽强地爬行，留下一道道弯弯曲曲的记忆。淤泥下有蚯蚓、螺蛳、泥鳅或其他微生物，说不定还有值钱的甲鱼。几只灰噪鸦，三两只水鸪，踮起脚尖在淤泥里啄泥觅食。

立春一过，雨水一来，山塘的主人迫不及待闻风而动，将塘底的排水管道堵得严实，泉水、春水从四面八方赶来，渐渐蓄满山塘。风吹过，穀纹如梦，山一程，水一程。惊蛰春分，几篓一两指宽大小的鱼苗倾入，鲢鱼、鲤鱼、雄鱼、草鱼居多。鱼群的加盟，如庄户人家娶了媳妇又添了双胞胎，山塘顿时热闹起来。池塘生春草，碧水映蓝天。樟树临江，鱼戏枝头。白云落水，随波逐流。水边山体上，攀缘的忍冬已绽出花蕊，枝蔓举着花瓣随风飘舞，如《水边的阿狄丽娜》。忍冬，村里人叫金银花。每每看见金银花，他都格外的思念母亲。母亲在世的时候，年年采摘金银花，晒干，卖到县城药店，卖花的钱全部给他买笔墨纸砚。

了了归来事，弟弟家吃饭前，他喜欢在村前的水泥马路上走走。路上的行道树如村里的后生，几年时间长得高高，顶端枝叶交头接耳，拱起绿色走廊，又仿佛走进了时空隧道。

这年头，迎着风走路的人越来越少了。穿红着绿的年轻人总是从小车里进出，笑如风，来去亦如风。走在马路上，或者站在马路上，也是一道风景。比如马路

上的一头老牛、一群鸭，一窝蚂蚁和一对刚结婚手牵手的情侶。

美丽的风景，属于马路边上的菜园。小小辣椒，高不到半尺，竟绽开了白花，婶子说是矮婆子苗崽多。几朵黄灿灿的花儿，缀在黄瓜藤蔓上，两只彩蝶停在上面。西红柿、茄子、丝瓜、豆角、南瓜、莴笋，也正当时令。冒着热气的泥土，孕育无限生机，插根扁担也会发芽。人们撒播下种子，撮上一把草木灰，掩盖一层黄土，浇几勺水，三五天，蔬菜瓜苗就会像童话世界里摇着小辫子一样的小精灵，顽皮地钻出来。稍待时日，芽儿由黄转绿，长了筋骨，各种蔬菜像上了跑道的运动员，自由奋发争抢着生长。

庄德大叔站在村口，张望。问庄德大叔在看什么，他说看看世界，看看风。生于1925年的庄德大叔，在村里，辈分最高，年龄最大，看见过的风也最多。庄德大叔个不高，瘦小，按家里人的说法，那叫筋骨体，最经得老，也能长命百岁。庄德大叔是个篾匠，年轻时开始带着老婆和3年一茬的徒弟，进山砍竹子，剖篾片，回家没日没夜地织粪箕、草箕、箩筐、竹篮、竹筛、竹篓、谷箩，天一亮担着去县城街上卖。累了一辈子，攒下不少钱，练就了一副好身板，如今衣食无忧，不咳不喘不生病，吃嘛嘛香，一觉睡到大天光。

庄德大叔说，今年的风光，与前几年大不同。他明白庄德大叔说的意思。心里想到一个不太恰当地喻，好像一个青壮年男子，去了口罩，脱下冬日棉袄，走进春风里，轻松、清新、潇洒。

☾☾ 心灵驿站

周末的夜晚，我与父母散步于老城区的绿茵广场附近，正对广场的大楼是昔日的市图书馆。

小时候，父亲常常带着我来此借阅书籍，尤其是寒暑假往来频繁。我也会与一些小伙伴们相约在这里结伴看书。

后来，由于城市空间的扩展，市图书馆近年已搬迁至新城区市政府大楼对面的新址，原址则由市文化馆使用。再不久，市文化馆也将搬迁到新城区。闲置下来的老馆，有人猜测或将售卖为商业用房。

没想到最近无意中经过这里时，遇到了几位父辈的熟人，他们兴奋地告诉我，现在老馆内部的空间已然焕然一新，不但方便了老城区居民的书籍归还、借阅，更添了一处可供阅读、会面与交流文艺的休闲区域。

原来，老馆再度转型升级，还有一个好听且典雅的名字——昭萍书局。

据《孔子家语·致思》记载，楚昭王渡江，有萍实触舟。因了“楚昭萍实”这一典故，萍乡古称“昭萍”或“楚萍”，取名旨在彰显萍城沉淀深厚、文脉悠长。而书局则兼有售书之意。正如昭萍书局的构建，其一楼空间较小，被改造为一家对外出售的小型书店，更为宽敞的二楼，则被划分为了图书借阅区、儿童阅览室、文创消费区、文旅直播空间、文化交流室等多个区域。

听说昭萍书局晚上9点才会闭馆，趁着时间还早，我迫不及待地走进去一睹新貌。或许是近期刚对外开放，加之是晚上，读者并不算很多，但明亮的灯光与简洁的设计，让整个二楼的空间在视觉上显得比先前宽阔了不少。最为贴心的，当数儿童阅读区的单独设置和坐落于落地窗附近的多处双人读书区，更好满足了分层次、个性化的阅读体验，就连我小时候觉得有些阴森的图书馆洗手间，如今也变得亮堂无比。

据工作人员介绍，昭萍书局下一步将在三楼引入艺术展览，会不定期组织开展读书沙龙、文化交流等活动。

建设昭萍书局，既拓展了公共阅读空间，极大地便利了老城区居民的借阅需求，也打造了点亮城市一隅的文化休闲场所。

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曾说：“如果有天堂，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。”随着时代与科技的发展，像我这样的年轻阅读者，已更多习惯依赖于手机、电子书等掌上阅读方式。但作为实体阅读场所的图书馆，其提供的线下感受与诸种惊喜，于我却仍旧是无可比拟、无可取代的。

那么，不妨偶尔停下脚步，置身于这样一处阅读空间内，让书香浸润心灵，与无数哲人智者相遇，也与更好的自己相遇。

☾☾ 诗画人生

花 田

■余建芬

我很想爱你
在这春心萌动的季节
可我不知道风的方向

我很想奔赴你
那年的十万亩花田
可故乡如此遥远

遍野金灿灿的油菜花田
我不知道
你是否还愿收留
我这离家多年的游子



☾☾ 心香一瓣

老家的果树

■李延萍

有的事几乎都是母亲操持打理，每天除了操心我们6兄妹的衣、食、住和劳动之外，还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。母亲是生产队里拿工分的能手，她一个人能做两个人的事，一年的工分比一般的男人还要高，邻居们都很羡慕，啧啧称赞。

记得大概在我6岁的时候，有一天，母亲做好晚饭，叫我们先吃，她自己还要剁猪草、煮猪食、喂猪。我们几个很快吃完了饭，菜也差不多吃光了，只剩下一碗空心菜，我们嫌它又老又硬，而且没有放什么油，干涩无味，实在难以下咽，所以基本上都没怎么伸筷子。弟弟吃饭时，不小心把煤油灯撞倒了，煤油撒进了空心菜里面，我们更不吃了。母亲却没事一样，盛了一碗饭，就着这碗空心菜大口大口吃了起来。姐姐要母亲再炒一个菜，说这个菜不能吃了。母亲摇摇头说，家里也没什么菜了，这个菜倒了蛮可惜。其实，当时家里还有一点腊肉，可母亲舍不得吃，因为那是要留着待客的。吃完晚饭，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在晒坪里打禾挣工分，打累了就歇一歇，而母亲则趁着这个时间回家为灶上正煮着的猪食添柴火，如此来回了好几趟。当她最后一趟回到家里时，突然摔倒在了灶台前，脸色苍白，怎么叫也叫不醒，我们都吓坏了，幸好邻居帮忙，抬到床上，掐了人中，慢慢地才缓过神来。

桔子树每年都结很多的果，大概有两箩筐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这已算是一笔不小的收获。桔子采摘下来后，母

亲一般都会用簸箕装好，叫我挨家挨户送给邻居们尝个鲜，再留点送给亲戚朋友，最后把剩下的不到半箩筐桔子，全部埋进谷堆里，青绿色的桔子埋进谷堆后，过一段时间就变成桔红色的了，味道也更香甜了。这些是留给自家待客吃的。但是有一次，母亲听说我在学校参加普通话比赛得了第一名，破例奖了两个桔子给我，让我在小伙伴面前嘚瑟了一整天。

后来，母亲积劳成疾，一病不起，我第一次听到“癌”这个字，当时并不是很懂它的意思，但是觉得这个字很丑，很讨厌。记得每当病情发作时，母亲都会痛得死去活来，几次央求父亲，说不要治了，只想早点死了算了，吓得父亲每天守着母亲，哪都不敢去，到了晚上，把菜刀也藏起来了。其实母亲的病谈不上治，医院早就说了，没有药可以治疗的，父亲只好在乡下请了赤脚医生开点药，将信将疑按时服药。后来，有个郎中开了一个偏方，说此病可用桔子树叶煎水擦身便会有所好转，而且可以缓解病痛。于是，正在上小学的我每天放学后的任务就是摘桔叶，父亲煎水后帮母亲擦身子。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，桔子树紧挨在母亲的窗前，里面传来母亲一阵一阵喊痛的哭声。当时正值冬天，懵懂年少的我踮起脚尖，用颤抖的手抓住桔树枝，边哭边摘桔叶，泪水一次又一次又一次模糊了我的视线。

直到有一天，父亲请人把我从学校叫回去，轻轻地对我说，今天不用摘桔叶了，

因为母亲已经不行了，你们都好好地陪在她身边。这时的母亲异常的平静，脸如纸白，气若游丝，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，只有一双眼睛直直地看着我们，时而又转向了另一侧。我们跪在母亲床前，不敢哭出声来，只是轻声抽泣，胸中犹如山间被阻的滔滔洪流，痛苦至极。就这样，母亲走了，很安详、很平静，再也没有痛苦、没有劳累、没有担忧、没有牵挂。

母亲的一生也启示了我：勤劳做事，宽以待人。

母亲走后，桔子树也病了，被虫子在树心蛀了个洞，伤口裸露在外，父亲撒了一些石灰，还是没用，整棵树慢慢地枯萎了。

再后来，家里盖了新房子，父亲特意从外地带回一棵小树苗，种在家门口。父亲说，这是一棵苹果树，希望以后我们都平平安安。随着我们兄弟姐妹逐个外出谋生，成家立业，这棵本来就其貌不扬的小树苗，也渐渐被忽视了、淡忘了。而当我们再次回到老家时，才惊奇地发现，当年其貌不扬的小树苗，早已长成了一棵亭亭玉立的大树，而且通过验明正身，确认它不是苹果树，而是一棵梨树。每年春天，梨树上都会开满洁白的花，一簇一簇的，压弯了树枝。

门前果树发新芽，梨花带泪思亲人。我想，这不仅是我春 的展示，更是爱的诉说。这满树的素白，已然站成了一种深深的思念。

☾☾ 如歌行板

三 月

■蒋琳

三月，细雨如丝
冰冷的雨水
遮不住春的温度
划过指尖的雨滴
隐约映映着季节的风物

从细雨到盛开的荷
从菊醉到雪舞
一程山、一程水
山水重复着流转的光阴
而季节自有它的风尘仆仆

三月，清风如缕
潮湿的素笺仿佛翩飞的蝴蝶
从东方出发
一路用光阴酿酒
撒下季节里铺展的起起落落

春草帖

■易栋萍

挣脱冬的桎梏
就这样素面朝天
葱绿于属于自己的季节
不在乎不屑的目光
蓬蓬勃勃地扩展地盘
忘记昨天的践踏和苦痛
接受雨露的关爱
向蓝天坦诚心迹
和春风亲切交谈理想
以向隅的姿势
诠释野火烧不尽的朴素道理

青 草

■李小萍

闭上眼睛
让脚下的青草在思绪里
一望无际

站在青草的头顶，晶莹的露珠
眺望四周
美景尽收眼底

绿色的背景上
柔和的身体多么神奇
百花争艳，依偎着一根根青草

四季在这里休养生息
白云从青草深处拔节
随着风 远走高飞

昭萍书局

■文颖